

流年记

# 一湖碧水 忆流年

姜惠泉

“凤凰湖上凤凰游，凤去凰飞水自悠。放眼青山皆翠色，四时光景一湖收。”这是我站在凤凰湖堤上，随口吟成的诗句。

凤凰湖，如它的名字一般，藏着一段浴火重生的记忆。经历了那场好似凤凰涅槃的变迁，如今，它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。

凤凰湖的前身是初家水库。初家水库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华夏大地掀起大兴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，数万民夫肩挑手抬，一锹一铲，一筐一筐，筑成了这座水库，服务于周边村庄的农田灌溉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初家镇依托烟台近郊的地理优势，大力发展工商企业，水库的地位逐渐下降，被个人承包养鱼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随着莱山区的成立，又为这片热土注入了新的活力，初家水库改了一个更文雅的名字——“凤凰山水库”。可水库本身依旧没半分起色，周边只剩零星农田，脏乱破败的模样，反倒成了对这个文雅名字的无声嘲讽。

记得那时在水库的西边，有一个没有名字的小饭店，曾经火爆一时。小饭店是三间小平房，共摆放了四五张小方桌，坐的还是小方凳，卫生条件很一般，墙皮都是黑乎乎的。小饭店是因为一道“醋熘白菜”而声名鹊起的。到那里吃饭最好早去，才能占到座位，去晚了大概率吃不成。

有一次，朋友海东给我打电话说：“老姜，中午到水库饭店吃饭，我在这里等你们。”不巧的是，我那天和小史去了招远办事，接到他电话的时候，正从招远往烟台赶。于是，我对他开玩笑说：“好，你在那里等我们。”

从招远到烟台，一个多小时的路程。等我赶到饭店的时候，看到整个饭店里只有他一个人守着一桌子饭菜。看到他一个人进来，他急得满脸通红，抱怨道：“我们不到十一点就来了，看着一桌子吃完了，又一桌子吃完了，我就像个傻子一样孤零零地坐在这里。”我连忙打开几瓶啤酒，笑道：“别再耽误工夫了，赶紧喝吧。”事情过去多年，我们还经常拿这事开玩笑。

当年苦等好友的小饭店早已不在，如今凤凰湖边满是散步说笑的游人，当年的老友旧事，都融入了这湖光盛景之中。

转机出现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。随着莱山区启动凤凰湖公园改造工程，这片沉寂数十年的水域终于被重新擦亮。

自从凤凰山水库正式更名为“凤凰湖”之后，才真正焕发生机。

湖堤上彩色的健身步道，像是给凤凰湖戴上一个精美的项圈。坡堤上那些丛生的杂草，也被各种花卉和绿植所覆盖，从远处看宛如一个绿色的城堡。湖堤的北面是贯穿烟台东西的大动脉——港城大街，大街的北侧有一只展翅欲飞的“金凤凰”，正守望着眼前的凤凰湖。湖堤的东南西三面都建成了游乐园和活动中心。

清晨的阳光洒在湖面上，蓝天白云，微风轻拂，恰似锦鲤游泳。湖堤上，跑步的、散步的人来来往往。健身器材那里，压腿的、吊单杠的、打乒乓球的，都在为健康做功课。

到了晚上，华灯初上，湖周边的高楼大厦倒映湖中，水波荡漾，风情万种，宛若港城夜色里的一颗明珠，让人流连忘返。

凤凰湖的前世今生，就像是烟台发展的一个缩影。从荒土筑库到沉寂半世，再到涅槃新生，一湖碧水，藏尽了烟台城郊数十年的岁月变迁。

相信凤凰湖一定不会辜负人们对它的期许，会用一湖碧水、四时风光，静静拥抱每一个走近它的人。

## 重走南洪街

玉洁

暮色漫过芝罘区的街巷，晚风携着几分烟火气，我终于圆了藏在心底许久的念想——重走南洪街。

第一次踏上这条街是二十一年前，彼时我揣着忐忑与期许，为了走亲戚、找工作，在陌生的街巷里小心翼翼地探寻。而真正在我记忆里刻下印记的，是1995年参加工作后，每次到市里办事时匆匆掠过的南洪街。

那时的南洪街，还带着几分青涩的质朴，两旁是低矮的平房，周围偶尔有几间两层小楼突兀而立，藏着老烟台的烟火底色。沿街商铺不多，多是本地人开的杂货铺、小吃摊，没有如今的喧嚣拥挤，却有着独有的安宁。清晨有早点摊的热气氤氲，傍晚有街坊邻里的闲谈笑语，卖酱菜的大爷嗓音洪亮，打烧饼的师傅手法娴熟，一口杠子头的麦香，能飘出半条街去，那是属于那个年代最纯粹的烟火气息，简单、踏实，却让人念念不忘。

如今再次走进南洪街，熟悉中又满是陌生，眼眶竟不自觉地发热。沿街的鲜花店还在老位置，玻璃橱窗里的繁花依旧娇艳，只是当年守店的阿姨，鬓角多了几分霜白；转角的寿司店，卷帘门拉开的瞬间，熟悉的香气扑面而来，还是二十多年前的老味道，一口下去，软糯里裹着时光的甘甜；更让人欣慰的是，那家老骨头馆依旧买卖兴隆，门口常能看到等位的人，骨汤的醇香混杂在街巷的气息里，成了不变的老味道；凉皮店热闹依旧，排队的人依旧络绎不绝，服务员不知换了几批，但手法却依旧娴熟。麻酱的醇香、辣椒的鲜爽，还是当年让人魂牵梦萦的味道……

如今的南洪街，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，全国连锁的零食店、咖啡店、网红饮料店纷纷进驻，流量经济下的南洪街，多了几分潮流气息，也更具吸引力。零食店里人头攒动，年轻人穿梭其间挑选着各式零食；烤冷面摊位前排着长长的队伍，热气腾腾的香气勾着人的味蕾，往来的多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，为这条老街注入了满满活力。

逛街的人也变了，当年牵着大人衣角的孩童，如今已长成挺拔的青年；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，如今已步入壮年，褪去了青涩，多了几分沉稳；而当年的壮年人，早已两鬓斑白，步履蹒跚，在儿女的搀扶下，重温着当年的街巷情怀。就像我自己，二十一年前，我是带着迷茫与憧憬的追梦人，在这条街上匆匆奔波，只为寻找一份安稳；二十一年后，我带着岁月的沉淀重游此地，褪去了年少的浮躁，多了几分从容与淡然。

晚风轻轻吹过，裹挟着小吃的香气与岁月的温柔，我缓缓漫步在南洪街上。这条形成于清晚期的老街，曾名南洪街，承载着烟台百年的商业记忆与市井情怀，它见证了城市的变迁，从低矮平房到高楼林立，从冷清街巷到繁华市井，每一处变化，都是时代发展的印记。

夜色渐深，街巷灯火璀璨，我缓缓转身，回望这条承载着岁月与温情的老街，心中满是感慨。山河依旧，烟火长存，我们在时代的洪流中慢慢成长，而这条老街，始终在原地，默默守护着每一个人的青春与回忆，见证着每一段岁月的温暖与变迁。

## 遇见海关街

林春江

沿着滨海广场一路向西而行，清爽的海风拂过脸庞，银白色的巨轮起锚远航，雪白的海鸥在海面翱翔，欢快地啄食游客手中的食物。波涛翻滚着，近岸的海底，可以看到海藻在海水里摇曳，一股清凉的气息扑面而来，让人神清气爽。

越过烟台山路口西行，右手边是“大龙邮局”。1878年，烟台成为清政府首次在全国设立的五大邮政机构所在地之一，彼时的烟台在山东省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。转过路口，海关街不期而遇。

海关街诞生于1862年。清同治元年，烟台依据《天津条约》开埠通商，东海关税务司署设于街之南段，这条临海而生的小巷，便有了“海关街”这个承载着特殊历史印记的名字。彼时的烟台，从一个宁静的默默无闻的小渔村，成了洋人覬覦的通商口岸，而海关街，正是这场历史剧变的起点与核心。这是一条四百米左右的老街。它不像烟台山那般厚重有名，只是静卧在港城的怀抱里，将烟台开埠以来的百年风云，都揉进了青砖灰瓦、廊柱门窗的肌理之中，一砖一瓦皆故事，一草一木藏沧桑。

向南行去，最醒目的便是南首的东海关旧址。紧闭的铁栅门内，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静静伫立。青墙灰瓦，温煦的阳光斜射，光影斑驳，中式传统的院门、西式的四面坡屋顶相得益彰，是典型的中西合璧风格。这里曾是山东最早的海关，1876年，在侵略者的炮口下，李鸿章在这栋小楼签下丧权辱国的《烟台条约》。彼时，这里由外籍税务司把持近百年，洋人的皮靴踏过青石板，傲慢的眼神扫视长袍马褂的国人，海关街在风雨中飘摇。直到1945年烟台第一次解放，人民军队接管东海关，这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人民海关，人们昂首挺胸，

老街迎来了新生。

沿街北行，各式老建筑错落有致、古朴沧桑，似乎诉说着那段悠悠往事。汇丰银行烟台分行的旧址，砖砌清水墙，单层砖木，四坡顶，券廊式建筑典雅庄重，一度控制烟台的金融市场；英商卜内门洋碱公司的石砌老屋，剥落的墙面上，铭牌清晰，诉说着当年商贾林立、车水马龙的繁荣盛景；一座红色圆拱形二层建筑的对面，是烟台钢琴博物馆，门口“伫立”四位著名音乐家和作曲家，南面是肖邦和舒曼，北面是贝多芬和莫扎特，他们或沉思或凝视远方或默然，栩栩如生。海关街的北首，是具有北欧风格的美国海军基督教青年会旧址，人字形的大斜坡屋顶，拱形狭长门窗。1874年开始，美国亚细亚舰队几乎每年夏季都来烟台“避暑”，这座青年会旧址，是美国海军在烟台的休闲娱乐场所之一。鼎盛之时，这条街上云集了四十余家洋行、银行。商船停靠在太平湾朝阳街那般繁华热闹，也不似烟台山那般厚重有名，只是静卧在港城的怀抱里，将烟台开埠以来的百年风云，都揉进了青砖灰瓦、廊柱门窗的肌理之中，一砖一瓦皆故事，一草一木藏沧桑。

如今在这里行走，只剩下宁静和恬淡，路面未曾拓宽，依旧是百年前的宽窄。青石板被岁月磨得温润，偶有坑洼，藏着时光的印记，沧桑古朴。街道两旁的老建筑，大多还保持着原始风貌，有的改造成了烟火气的酒店、文艺的钢琴馆，有的依旧是寻常人家的居所。爬山虎爬过墙头，葱茏一堵墙，院中的杨树繁茂葳蕤，老枣树的枝叶枯了又荣，梧桐花倒悬空中，像倒挂的小金钟。百年时光，倏然而逝，一切都变了，却似乎什么都没变。

海风带着淡淡的潮润，吹过老街，吹过一草一木，吹过百年的建筑，带来扬帆起锚的汽笛声。我在一张临街的椅子上坐下，望着北面的烟台山，思绪飘飞，喜乐无忧。